

甲寅七月二十三全佩蕙兒候 先生於語溪之東莊時
先生久病羸瘠已甚不數日卽易簀矣猶坐至更餘
莊整肅肅誦誦以學問勉瑚兄弟未嘗稍有倦怠敬側
也所謂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三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訓門人語三

門人姚璉敬述

己酉仲秋 先生同張宣城張企周至震澤弔 王曉庵
夫人之喪弔儀白布一端 曉庵辭謝 先生曰某平
生未嘗以虛禮加友朋 曉庵不敢卻璉見 先生始
此見時適 先生將別
臨別聞鎮西三賢書院遂往謁焉見書院傾圮衰落惻然
久之將拜企周以塵襪又不得拜席爲辭 先生曰拜
先賢奚用席爲卽地行四拜禮

庚戌秋璉兄弟拜謁 先生於張佩兒齋中適語溪以東

皋遺選數十冊託佩兄發出舟子負上連呼重甚 先生戲語曰此未必重吾以為輕如鴻毛耳璉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而無妨耶抑必屏棄而後可從事耶 先生正色徐語曰詩有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企周語及有吳江產數畝因納稅甚遠不及早料理遂受累無已 先生曰此固宜責已學者所以不可放過一事也古人誦詩讀書之日一旦出宰百里之邑極是常事若平時已產數畝尙不盡心設或異日出臨一方簿書期會紛紛不一又何所措手足耶

時佩兄設午飯有魚肉數盞 先生曰荒歉如此何以異

乎昔日之饌

時歲大歉佩兄家計甚窘適先生節儉之訓客至未能設肉故問及

佩兄

對曰攻玉兄弟初至故也

佩兄家凡客初至者必異平時常膳

飯後

生出璉問佩兄曰 先生將何往佩兄曰 先生於米

鹽日用之事亦躬為料理凡出鎮必豫訪素行誠實者

方與交易人亦不忍欺之故交易有常處不輕數易也

辛亥春仲之望自莘里至語溪見 先生於力行堂問為

學之要 先生曰程子之教存心致知朱子之教居敬

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言雖不同其

旨一也然存心致知異說或可假借惟居敬窮理則異

說無容竄入矣吾人由程朱而遡孔孟如由宗子而繼

高曾若不於居敬窮理加功是欲入室而不由其戶也
先生問今日舟出乎抑步至此乎璉對曰附鄉人舟出今
欲步返問何故曰凡鄉人舟出必帶私鹽若遇巡緝亦
爲驚恐故欲步歸 先生曰果如此不可附之此亦思
患豫防之道也吾人遭此亂世凡出入舉動必當審慎
再三庶免於害但今日不必步返可留宿此

燈下侍坐璉問看書之法 先生曰書中前後稍異同處
不可不予細玩味因舉一二處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後又云惻隱之心仁也較前少之端二字宋程章君臣
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後云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較前少一終字如此之類最當玩
味璉問前說畧見集註宋程章乞 先生指明 先生
曰人而懷利相接則仁義可決其終去若仁義相接則
利亦不能保其終去也理欲之難易如此吾人可不慄
慄危懼曰慎一日乎

明日告別因假讀書錄四本 先生取幅巾命裹好又苦
無帶以縛卽向篋中取之語璉曰此平日藏之爲不時
之需也 先生珍護書冊而綜理細密又如此

三月四日全兄往力行堂候 先生語具兄錄中 呂先
生見賜朱子遺書一冊 先生曰 呂先生所刻遺書

四種最救時急務有益學者而近思錄某謂治經之階
梯尤不可不熟復深造也某平生用力小學近思錄爲
多稍有得益亦在於此故有志問學者必舉此二書相
勉也

先生於館中每晚必掩書冊拱手端莊默坐見友朋至則
起而相對家居亦如之

八月六日璉候 先生問友人云學問當以大而急者爲
先若冠服之事似小而緩且俟異日可也質之 先生
如何 先生曰不見孟子之訓曹交首一句先要分別
服堯之服服桀之服來吾未見服桀之服而能誦堯之

言行堯之行者也

先生語佩兄曰攻玉志行甚好明歲欲招至舍間以課二
小兒後佩兄語家兄曰 先生之意雖切恐力實有不
能或有便地可姑就之適湖濱一席來商遂受訂焉佩
兄復於 先生先生曰某平生自省未嘗敢有妄語力
雖不能教子之事烏容量力佩兄慚悚之甚家兄聞之
卽辭其地而就 先生之招焉

壬子正月全兄至楊園適 先生爲幼子結婚沈丹曙兄
行納采禮用山羊二牽家畜羊最多色亦不一家釀二樽無他物
焉因論及家禮語璉曰古禮有六家禮止用其三納采

兼問名納幣兼納吉請期從省而易行也若請期可自成一禮不必附于納幣古禮有六今有其四可也

以下王子

納采時 先生伯兄元翁主昏執柯者吳象六具柬必手書之象六柬亦必象六手書又不代爲之書也時元翁出鎮未返至夜 先生出門候歸始設酌未至不敢先也○凡與朋友或工人言及家中之事必稱伯兄之言善則稱兄年雖高而敬兄之心彌篤也

兄館 先生門下佩蔥兄致賀曰兄館不足賀以兄之得依歸 先生也後月餘董載兄問 先生曰攻玉何似 先生曰清苦嚴毅甚可畏也

見佩蔥

語

三月之杪璉畱楊園一月時 先生選閱朱子文集本何呂兩先生所請也璉始至請所讀之書 先生曰朱子集不可不讀也卽以所選命鈔讀之璉兄弟鈔朱子出日後必得全書熟復可也

先生家居每坐務本堂東北隅一室縱橫方丈室中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研各一無他物焉書亦未見有襍陳也看書或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及蔬果花藥之類皆手經理之

庭中多植梅棗柑橘以味佳可藏爲供賓祀之需花卉必

擇有益於人或易植難敗者反是雖名花異卉不植也
為五穀桑麻之種多方求其佳者所有佳種必分給親
友遠者亦函寄之一日植菊數莖璉問此種佳否 先
生日月令菊有黃華菊以黃色為正不惟可以點茶抑
可多貯作枕最能明目 先生家中點茶時取茶菊或
五加皮枸杞葉代之又曰荳花湯最益脾胃甚佳
又錄方以濟貧不能醫藥者所錄必取方之有效或所言
之人可信又便而易行者嘗曰一方草木自足供一方
醫藥何事遠求人自不識耳

一日從桑地歸語璉兄弟曰近處人心不良如桑秧一事
不肯自壓專恃竊取故吾於桑秧歲必倍壓他自拔我
自壓畢竟較多於往歲也又言昔人見每歲侵地界者
一日書其地曰一年一寸十年一尺我做一丈着爾也
不活一百侵者愧服

四月望後二日 先生率璉至半邏謁 何先生因曰古
人有負笈從師不遠千里者又有貧無以給為弟子都
養者此義今人知者鮮矣學者不可不留意也璉以未
嘗學問無所請正雖見 何先生恐無所益 先生曰
已學之人所行所習固宜就正有道未學之人典型在
望亦足觀感興起易曰出門有功又曰困蒙之吝獨遠

實也

問 嚴先生有云讀書不必泥定專看一部可隨興味所在六經亦循環理會常常誦讀幾遍意味自不窮矣此說如何 先生曰教學者專一無適務期精熟猶恐有苟且涉獵之病矧教之不必專一乎

又問 嚴先生云喜怒哀樂卽是已發故學者之要只在謹獨若要體驗未發氣象便易墮入禪去 先生曰此亦矯枉過正之論存養省察不可偏廢先儒言之詳矣偶從 先生步出村中因見有門聯云但求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衣食豐顧語璉曰此意甚好可作里中土祠

聯也但下句可易家家禮讓興五字璉返述之 嚴先生歎 先生之邇言必察而所易五字不惟教養道全對法亦覺精切不易

有友人私語璉曰 張先生之學有體無用如某則地理兵法屯田水利之事無不考究詳明爲治平之具此有體有用學也子有意否璉笑而不答後述之以告 先生先生曰如某何敢言有體之學然論道理亦未有有體而無用者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斯言胡不玩也若僅以考究地理屯田兵法爲有體有用之學則固未知體之爲體矣

一夕 嚴先生與某友議論不合適聯榻同寢此友忽然震怒責罵不已 嚴先生高臥自如一似不聞者璉懼甚私出告之 先生先生與 何先生大駭囑璉再四明早 嚴先生絕不言及更似不知有此事者 兩先生又大歎服四方友朋聞之無不服 嚴先生之犯而不較而以此友爲不可近者後 先生語璉曰只此一事 嚴先生愈爲人敬而此友已大喫虧矣可不戒哉 嚴先生從半邏至楊園 兩先生相對慨正學湮微異說猖熾精思明辨整躬力行凡有志者不可不及時勉勵也燈下 先生談及呂先生明敏過人案上積書數本不出終日已閱遍矣 嚴先生曰雖是明敏過人然看書必得子細反覆方有意味出來如此涉獵不能學亦不可學也 先生然之

六月晦前二日至楊園見 先生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時衣藍苧布直身履則草屨粗陋者未嘗稍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服著最粗麻布衫至帽與襪雖勞與酷熱未嘗去之也

周山甫云 先生自春及冬布衫常用麻布最麤者蓋痛壬午祖父之變盜雖正法而情事不克伸也壬午歲祖盜焚所停之室被於火又云昔先生於館中初聞變時卽奔走焚

所哀號痛哭絕食數日晝夜露處不入家中

家距焚所里許若

不欲生者親友咸勸徒死無益不如留其身報讐於是

強進飢粥衣墨衰匍匐公庭雖至館中必攜篋條以寢

後羣盜雖正法然哀痛之情久而不衰云

此山甫聞之尊人爲予兄

弟述之後見王午稿中復王友書可略見

先生遇朋友未葬其親者語及則憂形於色若以謀葬來

告必獎勵謀畫使必成其事亦懲已之痛而廣不匱之

孝思也癸巳歲聞莘里唐灝儒先生有葬親社卽取其

法與同志結葬親會於清風里先後舉葬三四十家又

作答客記言以喻惑陰陽而怠緩其事者後辛亥歲又

同佩蔥兄續舉會事同事者二十人法益美備誠錫類之至意也

每從先生登舟必正身拱立俟過先人之墓

楊園港口有先人墓

在於舟中深揖又遠數十步始坐聞之自壯至老行雖

急未嘗間焉

七月二日肆中偶見讀書錄一冊得之呈於先生先生

爲之色喜謂璉曰凡遇經書與先儒文集有不可不得

者必求獲之慎勿因循蹉過也卽託館僕裝釘手爲選

定錄中脫落二十餘頁卽命門人代爲補錄先生之

敬慎典籍無論在己與在人也

問讀書錄與續錄其論性理太極處前後似無大異語多
重出 先生曰此即可見薛先生玩味之熟循環不舍
終始一致也又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
廣大自得氣象

先友佩蔥兄穎敏誠篤精勤嚴密同學之軼倫絕羣 先
生稱許不置辛亥春必欲執贄納拜 先生不許佩兄
誠懇不已又轉求 諸先生代為祈請 先生終不許
璉請其故 先生曰某平生餬口四方授書之外未嘗
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
潰敗平日所深惡此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蔥兄學行

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某衰耗無聞有疑
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效忠告慎勿襲此標榜之
迹也 後愚兄弟與諸同志不敢再申此請

八月五日步至楊園 先生案間惟讀書錄一册璉曰夏

初 何先生請批傳習錄 先生批已就否 先生曰

王氏之書二十餘年屏棄耳目日前不得已為一展卷
心緒作惡遂爾中止近檢讀書錄閱之方靈快耳學者
果於先儒之書沈潛反覆而有得焉此種詖淫邪遁之
尤者亦何難斥而辨之哉

問友人云陽明遭龍山之喪凡賓友來弔槩不接哭門人

問焉陽明曰最怪人在父母面上使假以謂哭宜平時若因人弔而哭則偽矣此說如何 先生曰此亦非是平時固宜哭泣若人來弔尤自動其悲哀之心接哭亦情所必至何假之有凡姚江之論似是而非其意固主直情徑行而掃棄一切也如此

又曰姚江不務窮理而惟心之所知卽以爲良推其極卽弑父與君無所不至亦可爲也何也蓋吾心固無不是也

一日 先生語璉暫出璉問 先生何往曰亡婿總服已及三月今至彼處釋之耳 先生於卑幼之喪不敢不

勉如此因知 先生素冠服以此也

十月之朔璉畱楊園數日一夕以氣昏志惰讀書不進不勝憤恨因問先儒有云邵子之學冬不爐夏不扇睡不施枕者三十年信乎 先生曰何獨邵子如某亦不就枕席者十餘年璉聞之悚甚 先生曰予壯年館甌山錢氏徒亦眾每夜必更三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廢也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率以爲常故某精力早衰因此此可爲鑑而不可學蓋道理亦當早作夜息無有如此矻矻而不少休者也

又問 先生近年精力易衰固因此矣然壯時精力亦何

能若此 先生曰養生家導引坐七之功某未之習然其說有云人能七七之期不近房帷精神必有長進如某則壯年旅飯七七之期蓋常倍之矣此或精力所以能勝之故也

先生又言余自少至壯雖習舉業應科試然得失之心甚淡性又喜讀經義總一歲之功計之於經史上功夫多文字上功夫少三十以前凡經書當讀文史當看者亦約畧矣喪亂以來文字之習屏去惟以經書及先儒文集溫繹義理此外如通典通考奏議等書亦子細看過冬仲候 先生因求錄所補農書 先生曰此書託某人

錄出已數月矣近日叩之尙未錄起因言余少壯時凡錄文字必限幾日如此册四五十板不過限四五日未嘗如此擔閣也今後生輩只欲閒蕩過日何有心力去錄此種書耶

徐敬老論及近日爲幕客或遠遊者曰凡出去最易壞人先生曰此恐先壞了然後出去也○前烏戍有時貴赴任喧鬧赫奕有謂 凌先生亦動心否 凌先生曰吾方動羞惡之心 先生聞之曰還是動惻隱之心 癸丑二月晦前三日至楊園畱旬日返璉問近來自驗進取之事固已絕意但友人謂處館之具非通時藝不可

子既非館不生似不可不畱心也此說未決敢質先生先生曰課蒙授經無不可處今人固未有不由經書卽造舉業者亦未見經館之必不同於舉業者遇之有無豐約何定之有且人之小小遇合自有定數固非智力所能必也亦何必舍自己切要功夫而輕徇時俗所向耶是固可斷之弗疑也

璉曰先生之教敬聞命矣然友人又有一說自古未有不通文義之聖賢欲通文義舍舉業不可子姑以舉業爲通文義之資可乎此說何如先生曰德行本也文辭末也由本該末所謂有德必有言也若惟末之是務

縱說得十分相似亦便佞口給而已且欲通文義非必由舉業也帖括之習起於近代三代以上無論已卽秦漢以下何有此習豈無一人通文義者耶此友之論所謂誠而蔽者也蓋其立心不過聲名利祿之習實舍不下姑爲是飾詞以惑人子弟而已實非必以舉業爲通文義之資也況今之時藝愈趨愈下又非先正名作之比嘉隆以上先正所讀之書尙由經史典籍以及秦漢唐宋諸大家而出故其所構亦非恆流所及今以庸俗卑汙之識專務爛惡不成義理之文吾見其皓首沒世而文義不得通矣

璉曰文義之習璉實未能除去敢問時藝之外其道何由
先生曰經書典籍文字之祖邈不可攀矣左騷史漢
而下諸大家雖文字卓然有不可及然義理亦醜疵互
見今子欲通文義固未有出於所鈔朱子文集者也朱
子之文至大至博至純至粹蓋上闡經籍之精微下集
百家之英華而爲一大成也所謂觀於海者難爲水矣
當詳玩而熟復之

又曰先儒有云讀朱子門人所記之書不若讀其手筆之
書此言固是蓋朱子手筆之書其精微純密曲折融化
似非語類所及然非潛心體會之久不能得其微妙所
在也若語類一書明白詳盡初學者先玩之即可知所
從事而獲益焉語類文集兩書讀有先後要之不可偏
廢也文集鈔畢卽以語類繼之

又曰漢時奏疏論事最爲切實不可不讀韓歐曾諸大家
文字亦當擇而兼讀之又如宣公奏議東萊博議大學
衍義諸書俱不可不讀此外若無餘力亦何能一一概
及也璉問西山真氏文集可以繼朱子否 先生曰大
學衍義一書論修己治人之道最爲醇備某所謂經史
之條貫不可不讀若文集未免大醜小疵有不同矣至
所選文章正宗一書道理固是正當文字終覺割裂

六月九日 先生訓璉曰學術之際不可不慎始之不慎則自謂闕異端不知深入其中而終身有不覺者如乾初立論闢禪而其學的是禪學季心立意排斥良知而其議論正是良知衣鉢此皆由不尊信程朱故也時語溪修縣志甚急所謂孝子烈婦無非尊酒豚蹄所致璉述一二以告 先生曰志書從古已不足觀何況今日璉問於何見之 先生曰只看孟子中兩載志之所云一曰喪祭從先祖一曰枉尺而直尋非皆似是而非乎

問近欲從事禮記一書敢問諸說孰優 先生曰徐註甚

正自當玩之但微覺太近訓詁氣耳又言禮記大全尤集得不佳又言余於恭兒讀本其可疑處略刪之可取閱也

侍坐時有友人疾走庭間 先生指謂璉曰凡少年輕佻者卽一舉足間而氣象已盡露矣此庭不過幾步徐行疾走所爭幾何而必作此急遽態耶璉因問此兄近日何爲 先生歎曰飲食男女而已

六月之晦下午從 先生至桑地芟治三葉 先生曰此所謂桑之附枝也因問桑無附枝何以見張君循良耶 先生曰此歌最有意味一可見張君之畱心農事亦

可見省刑薄斂使民得以盡力更可見民能自盡其力不致怠荒卽此二語非循吏何以當之璉曰漢世有此循吏宜乎治之近古也 先生曰此亦有本漢時人君猶以民事爲急故君倡於上臣效於下如此循吏何止一人且以孝弟力田爲科可見當時子弟家絃戶誦不過講究此等道理亦如今日習舉業一般所以幼而學自能壯而行今之子弟立心不過聲名利祿傲幸苟且問之稼穡菽麥不分異日生心害政作政害事何疑之有璉曰孝弟力田爲上者以是設科固善若至今日學者能以此存心自是分內之事何待因上所知而爲之

先生曰以爲分內當爲之事上也卽有爲而爲之亦不可與苟且利祿者同年語矣

問爲學之道未知用力 先生曰爲學莫先篤信子曰篤信好學又曰信而好古惟信得篤然後好之至若不信而言能好古未之有也因言經書中學字最始於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云云蓋學莫要於虛心遜志其曰務時敏卽所謂時習也其曰敦學卽所謂朋自遠來也今之學者雖自號好古絕無謙虛退讓之心究竟不過成得驕且吝之驕字克伐怨欲之克字而已

又問克伐怨欲四字學者今日用功且於不行上著力否

先生曰固是然克字上學者尤先要用力

又問有以致知功夫爲要而忽略居敬之說以爲知識進
自能恭敬此有未安敢問 先生曰今之學者多中此
病此最害事蓋敬之一字學者所以成始成終故程子
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若不敬則烏能知識進耶因
舉橫渠有意於恭而安程子猶以爲未是況無意於恭
而曰自能恭敬則自安而恭有是理乎又問恭則何能
至安 先生曰學者只做恭字恭到純熟自能安若有
意安便不是矣

問知行合一之說如何 先生曰知目知行自行豈可合
一此那說害人學者最宜審察也又問知行並進之說
如何 先生曰此則固有此理總不若知先行後之切
實可據也卽如昨日炎暑在彼芟葉未出門時必知此
地多有樹木此時日已過西可以就廕然後至此不覺
其苦若不先有以知出門未有不差卽有偶中然不差
者鮮矣

九月望後至楊園 先生誨璉以處亂世接朋友之道至
悉璉以平日所論質之 先生先生曰子言固是但求
人道理太深未免如易所謂浚恆雖貞亦凶也又以某
事細細具陳 先生曰此事尙宜從容子細因舉論語

義以為質必須禮行孫出今禮孫二字卻說不去也○

又訓古人怒不發東之義蓋怒時辭氣不能和平出之

於口猶且傷人况形之筆墨有此形迹耶又曰發東不

惟怒時不可即居常與人交接亦不宜輕發如凌先生

與余交三十餘年檢其手簡僅得六七此亦慎言一節

也可以為法又有論祠堂喪祭之事數則不及悉記曲折

十月朔日 先生謂璉曰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

定編輯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為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

精力日衰不能及矣有志者異日體此意而敬成之可

也先生辛亥歲選朱子文集至壬子七月命璉鈔出選目癸丑歲選朱子語類至甲寅夏畢璉亦鈔出選目

藏之○語類選甫卒業而先生之疾已不起矣若天假數年得至今日則朱子近思錄可成以垂惠後學所

係誠非眇也惜哉璉不肖然親承先生誨旨胡可一日忘之甲子夏日記

又曰本朝理學諸先生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讀其書知

其道可繼濂雜關闕而其書可俟來學而無弊也愚意

朱子近思錄之外可輯為四子近思錄癸丑歲先生錄選定又選敬齋居業錄其選目亦存璉處曹吳二集尚未選定也惜哉

問四先生如薛胡二先生璉讀其書知其人矣若曹吳二

先生或尙俟論定否 先生曰月川開風氣之先已得

理學之正如方正學未免文勝其質若康齋質勝文處

有之然躬耕處困篤志力學誠慥慥君子也家甚貧有

易圖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訓門人語二

執贄從學者受而藏之或其人他日不類必返其贄卽
此一事吾人何能及也問康齋門下士三字畢竟爲人
口實如何 先生曰凡受薦者於所薦者例稱門下士
此康齋未免隨俗處然辭其職而卽返亦可諒其心矣
十月十九日 先生謂璉兄弟曰余自問固無所長唯好
是懿德之心自驗轉覺甚切耳○又曰近日某於詩之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與易之言行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三處愈見親切
冬間璉舉婚事恐力未能欲遲至來歲 先生力言卽宜
舉之一日兄舉 先君捐館之歲時五十四 瑚未結婚

先君於張表兄處宴歸語家人曰張瀾郁年甫四十今
已得孫吾年衰暮如此有未子壻何相去之甚也不覺
淚下 先生曰使令弟今得成婚或早舉子令 先君
九原之下固甚慰也先儒論人子宜以父母之心爲心
斯亦體親心之一事也

冬仲之望璉同從兄弟至楊園問 先生壯年亦習舉業
應科試而學問之事厥功何由 先生曰予念先孺人
之訓有曰孔子孟子只是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
便做到大聖大賢又曰汝須做人行道上人子自少至
老遵奉此訓慄慄危懼不忍忘遺體之重而已人行道
句作時

讀語

又訓璉兄弟曰士君子固宜以好名爲戒若居亂世尤不可早獲名譽亂世而獲名譽一旦爲匪類所招剛則取禍柔則取辱理固有之無足怪者如張士誠據蘇郡時亦采平日得聲聞者而籠致之如某人平昔矯矯一就其招則已取辱如某人不就必至取禍先生連舉三四人今忘之矣倪雲林士之高潔者也精於畫士信招之不至一日偶遇諸湖痛筆幾死賴士信同舟者救之幸免此亦可見亂世得名之故也吾人生此亂世不可不知此意慎之慎之

一日璉以貧困無以養母來歲館地不堪家母聞之殊不樂時形憂歎奈何先生曰昔曹成王遭誣在理念太妃年老恐驚而威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及貶於潮以遷入賀爲人子者蓋不可不通此義

甲寅七月廿六日先生去易簣止二日矣猶衣冠坐起倦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冠以見企周固辭不獲先生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此見企周兄語時璉兄弟館遠又遭盜亂音問阻隔及先生計聞已不獲躬與含斂舉何可贖痛哉痛哉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終

國朝大儒得洛闕正傳者爲陸清獻公而開其先者實桐鄉張楊園先生也清獻之書久已流播士林楊園先生之著述猶未甚顯著於世故讀其書者甚尠則先生之學術源流立身本末後之人將何由而知之耶歲在己巳敏齋方伯招斛泉至吳門時適有楊園全集之刻委爲校勘斛泉山林固陋何能窺測先儒辭不獲命因參讀二年始得其梗概謹按先生書有姚氏鈔本范氏祝氏刻本姚范二本見聞言行錄各種皆先生原書文集互有詳略祝本則於全集刪節過半姚范二本文集卷一上山陰劉先生書時先生年三十四知猶未眞學猶未精故所言進脩之功

尙涉兩可卷三答丁子式書先生年已六十卷五與張白方第一書時雖不可考大約先生年亦在四十五以外是時造詣真切言之確鑿不少含糊可見先生功夫月異而歲不同祝本乃刪丁子式張白方兩書於上劉先生書刪去數句幾若先生一身轉關正在是年將無以見其精進之漸矣通考姚范兩本先生悲天憫人之懷見於言語者似未免過於激切然卽此以詳推之實可以驗先生之學與心祝本恐觸忌諱舉凡學絕道喪世衰道微字樣一切塗改芟蕪之則不惟不足以見先生學之所至心之所存并先生所遇何時所處何境概不足以見之矣夫刊古

人之書其偏正瑕瑜皆當存其真面目朱子於程子諸書引入論孟集註者頗有改易文集或問語類中亦多所論辨陸清獻公於呂氏呻吟語有記疑十七條序文中亦言其閒有出入至刊其書仍照原文蓋慎之也刊先生是集當以姚范本爲主其餘各種經先生手訂者壹仍其舊亦效前哲之遺意也方伯深以爲然旣卒業遂謹錄之以綴於簡末云同治庚午後學興國州萬斛泉跋

